



汤一介集

深夜一盏灯

◎ 汤一介 著

散文和随笔

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各种社会思潮，了解
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就必须
文化作出适时的、合于时代精神的新诠释，反求和创新
的，我们只有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精神，我们才能
开拓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才能立于当代，才能
在时代问题，才能使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得以发
使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反求创新」中，重新燃起火

汤一介集

深夜一盏灯
散文和随笔

◎ 汤一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夜一盏灯：散文和随笔/汤一介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

(汤一介集)

ISBN 978-7-300-21916-5

I. ①深… II. ①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6749 号

汤一介集

深夜一盏灯

——散文和随笔

汤一介 著

Shenye Yi Zhan D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9.5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1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 50 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 80 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 80 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 80 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七十五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本想为此文集写一“总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写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写有“自序”，读者或可对我写作的意图有所了解。

汤一介

2013年11月24日

自序

白天，我或者写我的学术论文，或者构思一本打算写的著作，或者为讲课写一份必要的提纲，或者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接待来访，或者处理一些杂事，空闲的时间是很难有的。但当我忙碌了一天，每天晚上我常常喜欢放松一下，就打开录音机或者 CD 听听音乐。我喜欢听的是西方古典轻音乐，特别是小提琴演奏的小夜曲。在这种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但往往在听着听着的时候，我脑中会忽现一个又一个的遐想：想着我的青少年时代，想着我的父母和子女，想着培养我的大学，想着我阅读报刊时的感受，等等。时已深夜，静静的深夜，再无什么打扰了，只有音乐的旋律使我悠然自得。这样深夜一盏灯的时刻，常常会唤醒我将要入睡的意识，或者是可笑的，或者是思念的，或者是快乐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愤怒的，或者是自责的，或者是感慨的，或者是感到羞耻的片断画面。这时，也许有点灵感，在深夜一盏灯下放好几张纸，提笔记下这些随想，在音乐声中为自己留下点滴痕迹。但近几年来，由于进入耄耋的老年，在睡觉前仍然保留着听音乐的习惯，但自由的遐想渐渐离我远去，思想不再那么活跃，在朦胧的睡意中，舒伯特的《圣母颂》引导我入睡了。

汤一介

2012 年 11 月 24 日

目 录

在进退两难之间

书香门第	3
功课平平常常	6
《国史大纲》与《哀江南赋》	9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12
北京大学先修班	14
寻求通往真理的路	19
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	23
“引蛇出洞”的“阳谋”	26
迷惑的十年	29

我爱我家

读祖父雨三公文	35
我的父亲汤用彤	40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46
西去延安幻想曲	55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59
从《东方之子》说起	63
记我的母亲	69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73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76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80
我和邓可蕴	83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从沙滩到未名湖	95
我与北大	101
我为什么选择北大哲学系	105
北京大学有三个“宝”	109
谈谈硕博连读的好处	114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118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122

所感、所思、所忆杂录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127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130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32
——谈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之路径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135
——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	
哲学要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138
超越旧我，开拓新我	140
——写在《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超越	144

国学教育和东西方文明	148
读书本该会意	150
我最喜爱的书	152
向青年推荐三本书	157
书中自有大智慧	160
可贵的是要有奉献精神	162
“真人”废名	164
悼念周一良先生	168
冯友兰先生《新原人》的“四种境界说”	171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175

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提法是不妥的	179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181
昔不至今	183
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等同起来	186
关于“学术自由”的一点感想	188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91
自由的层次	193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197

文化随笔

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	203
小议“以德治国”	206

平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	208
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	212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214
高行健的《灵山》	217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文化自觉”	219
当代知识分子角色与性格	221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我是从哪里来的？	227
小妹到哪里去了？	229
人是不是能像花草一样再生？	231
我为什么而活？	235
人真能逍遥吗？	239
我真能相信宗教吗？	242
理想与现实必定是矛盾的吗？	255
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261

中国的“老天爷”

盘古开天辟地	269
女娲炼石补天	271
有意有义的“老天爷”	273
念天地之悠悠	276
“天体”为何？	279
天人之际	283

天有三意	286
“畏天命”与“知天命”	291
天人合一	293
几点启示	297

深夜一盏灯

在进退两难之间

书香门第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1月15日我生在天津，但我填写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他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督办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了，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了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号雨三）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据1991年新修的《汤氏宗谱》记载：“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岁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己卯、戊子三科三膺房荐。己丑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

授徒，成材甚众，歿后门人私谥元贞先生。”又另处载曾历任甘肃渭源、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壬寅、癸卯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五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辞，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从小父亲就很少管他的孩子们，多半是母亲照顾我们。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我不记得我挨过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怕日本人打到北平，我们一家曾到汉阳舅舅家避难。有一天我在楼道里跑着玩，吵闹了舅舅，他就要打我的“板子”（打手心），我母亲就是不让他打，并且说如果他打我，我们就搬到汉口的姨妈家去住，我舅舅只好作罢。那时我姨父是湖北省财政厅长，叫黎澍，也可能还是湖北银行行长，这我已记不清了。我母亲是他们家中最小的，我舅舅和姨妈一切事都将就她，而我姨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也最疼爱我。

“九一八”后，北平平静下来，我们又回到北平。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这时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包子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在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原收入《在非有非无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5（本部分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另注）

功课平平常常

我五岁开始上幼儿园，最初是在中南海边上的艺文学校的幼儿园，对这一段的事，我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入园要换鞋。后来又转到孔德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它离我们家比较近。对在孔德小学的生活，我记得比较多，除了还要换鞋之外，现在还能唱出一两首当时学的歌。由于我比较内向，也不太合群，因此好朋友不多。我常和一姓苗的小女孩玩，听说她是苗可秀的女儿。我们俩常在滑梯的沙土坑里堆沙山，她说她是皇后，我是皇帝，当然当时我也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她这样说，我也同意。在孔德我一直读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已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在孔德小学我的功课一直是中等，所以表现得很平常。在五年级时，我们增加了日文课，由日本人教，我们都很讨厌日文课，好像没有人好好学，别的功课我们都没有作过弊，但考日文，很多同学都把书坐在屁股底下，不时地拿出来抄，大作其弊。因此，我的日文虽然学了一年，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不愿学日文，1939年我转到灯市口的育英小学六年级，因为它是教会学校，可以不学日文，而学英文。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爱看《三侠剑》、《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先是，我家的一位车夫念给我听，我越听越上瘾，后来我自己看，当然半懂半不懂，可是那些剑侠的打斗很吸引我。

1939年底，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邓以蛰伯父的孩子邓仲先、邓稼先一起由天津乘船到上海英租界，然后去香港，又由香港转越南的海防上岸，在河内住了几天，乘车由滇越路到云南去。因为我父亲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这就是说，我并没有